

34

**VRISKA: 嘿，Harry Anderson，猜猜我在哪！**

**HARRY ANDERSON: 啥？？？**

**HARRY ANDERSON: 你是谁？我听不清！**

Vriska用手拢着手机的听筒，在掩护炮火的轰鸣中大声咆哮。

**VRISKA: 笨蛋！是我！你三生有幸才等到的陪你登上第二垒的辣妹！**

**HARRY ANDERSON: 噢嗨vriska！**

**HARRY ANDERSON: 怎么啦？**

**VRISKA: 我要求你猜猜我在哪！**

**HARRY ANDERSON: 呃，嗯……从你通话背景里的可怕噪音，我猜……你在城外的战场上？**

**VRISKA: 哈哈！我早就告诉过你，我的妈妈们迟早会带我加入超他妈牛逼的军事委员会！**

**VRISKA: 我现在是反抗军的正式成员啦，渣渣！！！！！！！！**

**HARRY ANDERSON: 唉。我正在我的窗口望着战场呢。你确定你待在战场上足够安全吗，vriska？**

**HARRY ANDERSON: 如果你在陪我抵达第三垒之前死掉我真的会恨你的。**

**VRISKA: 噗噗噗，当然，管他呢。我是长生不死的懂吗，傻狗。**

**VRISKA: 我能像赌马大师在21点牌桌上赚翻全场一样轻而易举地横穿战场！**

**HARRY ANDERSON: 你真的应该在这辈子使用任何涉及赌博的比喻之前亲自去赌场转一圈，亲爱的。因为这个比喻真的超烂。**

**VRISKA: 呃，真对不起，但Tavros上个月可刚扒我拖去参加Jake叔叔的扑克牌局。那可真的是超级非法。**

**HARRY ANDERSON: 等等。你还在和tavros恶情约会？**

**VRISKA: 呃呃呃呃呃呃呃呃……对？我有什么理由八那么做？？**

**HARRY ANDERSON: 唉老兄，他真的好可怜的好吗。**

**VRISKA: 是啊，可怜才是重点，Harry Anderson。**

**HARRY ANDERSON: 你是怎么做到忍耐与他亲嘴的？他实在太不正常了。而且总是莫名其妙地弄得浑身黏糊糊的。**

**HARRY ANDERSON: 请不要告诉我你和他有碰过第三垒好吗。**

**VRISKA: 女生是八会扒她和名人的私情拿出来公开的，亲爱的小Harry。::::)**

**HARRY ANDERSON: 好吧，只要你千万别在对他见鬼的黏糊肉体动情之后再来碰我。**

**VRISKA: 在短时间内我是八可能对你俩中的任何一个的肉体动情的，毕竟我已经是Karkat和Meenah的超叼反抗军里的重要坏蛋了。**

**VRISKA: 噢我还问过他们能不能把你也收进来，但他们说现在反抗军已经八缺人啦。**

**VRISKA: 抱歉啦小兄弟！嘿嘿嘿。**

**HARRY ANDERSON: 你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吹这个牛吗？**

**HARRY ANDERSON: 你那边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没有？**

**VRISKA: 呃，谁知道呢。**

**VRISKA: 噢对了，你爸在这儿呢。**

**HARRY ANDERSON: 什么？！**

**HARRY ANDERSON: 我记得他完全没兴趣和战争有任何牵扯啊？**

**VRISKA: 嗯，对，他是那么说过。但他现在就在这儿，而且我妈正在跟他聊一大堆G8y了叭唧的话题。**

**VRISKA: 他们正抱在一起缅怀他们现在有多老多难过，八拉八拉。**

**HARRY ANDERSON: 唉……**

**VRISKA: 怎么了？**

**HARRY ANDERSON: 我今年过生日的时候真的以为我爸会回来看看我。**

**VRISKA: 哎呦！**

**VRISKA: 他们已经离异了，小子。**

**HARRY ANDERSON: 喂。**

**HARRY ANDERSON: 有些时候你这个女友真的当得超烂。**

**VRISKA: 也许我在存在那么一点儿弱点的时候就是当不成最理想的那种恋侣呢？你就没有想过吗？？**

**HARRY ANDERSON: 难以置信。**

**VRISKA: 喂我在跟你说反话呢！别像个婴儿一样哭哭啼啼了，那真的很逊。**

**VRISKA: 我相信你爸肯定非常非常关心你。所以冷静点行吗？**

**HARRY ANDERSON: 是啊随他的便吧。**

**HARRY ANDERSON: 反正每次我一跟他说话他就摆出那副热泪盈眶的表情。、**

**HARRY ANDERSON: 我也不觉得我还想再看他一边憋眼泪一边为‘harry，我和你的妈妈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什么的道歉。**

**HARRY ANDERSON: 我是说，唉老天啊，他摆出那副样子的时候甚至他妈的滴酒未沾。**

**HARRY ANDERSON: 那简直不能更尴尬了。**

**VRISKA: 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VRISKA: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想没准他现在真的在哭？**

**VRISKA: 我看看我能不能偷听到……**

**VRISKA: 等等。**

Vriska暂时放弃了偷听John的啜泣的计划，因为她被另一种声音干扰了。她转过头，在爆炸结束后的寂静中捕获了一个熟悉得不能更熟悉的声响。这种源自一场来之不易的经历的声音只可能意味着一种答案：

这附近藏着一只小丑。

**VRISKA: 我觉得我好像听见了……**

**VRISKA: GAMZEE？？**

**HARRY ANDERSON: gamzee？jane姑妈的那个gamzee？**

**VRISKA: 废话！不然还能是哪个？**

**VRISKA: 他肯定就在这附近。**

**HARRY ANDERSON: 那又怎样？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他超恶心。**

**VRISKA: ‘那又怎样’？！他可是Jane的左膀右臂之一！**

**HARRY ANDERSON: 不不不，他是‘政治中立’的啊，你忘了吗？**

**VRISKA: Vantas指挥官可不那么想。**

**VRISKA: 他说他是大混蛋。是背叛了整个种族的大叛徒。**

**HARRY ANDERSON: \*哈欠\*。**

飞扬的硝烟在Vriska的脚边落定。她扫视着远处的树林，调集起全部的感官去定位那种奇特旋律的来源。它来自那丛灌木。她推开挡路的枝条接近了多刺的树丛。

**VRISKA: 他身上可有超大份的悬赏呢！操，要是我们能逮住他，他们很可能要把他抓进审判庭！**

**HARRY ANDERSON: 哦，那我改主意了。这听起来还挺带劲的。**

**HARRY ANDERSON: 可以请我去旁观死刑吗？**

**VRISKA: 只要我他妈的逮住Makara大主教，他们肯定要给我安排晋升，升到，呃，联军的第三司令官！！！！！！！！**

**VRISKA: 耶他妈的！**

**HARRY ANDERSON: 唔。**

**HARRY ANDERSON: 那祝你好运。**

**HARRY ANDERSON: 如果战斗结束后你还有空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

**VRISKA: 当然！**

John用袖子擦去了一滴眼泪，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无所知的Vriska正在溜向那一丛灌木，对，就是他刚刚把(Vriska)丢在那让她自行处理突如其来的深刻亵渎情欲的那一丛。在战火的余音散去之后，他再次听见了那对异端的组合奏出的邪恶旋律。

**ROSE: 我又听到那种声音了。**

**ROSE: 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幻觉。**

**JOHN: 哦不。**

**JOHN: 不，不，不……**

**JOHN: VRISKA，站住，别去！！！！！**

John匆忙跑去想要拦住她，但还是为时已晚。Vriska拨开了隔在她和猎物之间的最后一片蕨叶，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哈！

Vriska的嚣张的、顽皮的笑凝固在了她的脸上。异端的场景经由她的视网膜传入她的大脑，她渐渐认出了眼前的这一团纠缠的灰色肢体、蓝紫色粘液、黑色的长发和震惊的脸意味着什么。她的表情渐渐消失，然后飞快地开始切换，先是惊诧，然后是痛苦，最后是可怜的恐慌。

**JOHN: 哦天啊。**

Vriska和(Vriska)同时尖叫起来，John这辈子只听过一次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曾宣告世界的终结。这是他在很久以前那个动漫画风的噩梦中听过的撕心裂肺的尖叫。

> ==>